

母亲总是说“存折找不到了”

说君子(36)



《妈妈，对不起》[日]松浦晋也 著 丁楠译
中信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2020年3月

明确意识到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母亲出了问题，是在2014年7月。起因是母亲说“存折找不到了”。

我陪她一起找，发现存折就在该在的地方。我以为是她一时糊涂，但没过几天母亲又说“存折找不到了”。

我去找，发现存折还在该在的地方。就这样反反复复，而且我注意到养老金账户里，最近的一笔汇入款被整笔提了出来。养老金每隔一个月汇入一次，每一笔都相当于母亲两个月的生活费，这么一大笔钱被一口气提光了，事情肯定不寻常。

我让母亲给我看她平时放钱的地方，可哪儿也没放着那笔钱。我给她看存折，问她“这笔钱去哪儿了”，她就说“没印象，我没动”。后来找了许多，不见了的那笔养老金终未现身。似乎也没有被人骗走的迹象，总之至今下落不明。没准儿就待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吧，我想。

这件事发生时，生于1934年（昭和九年）的母亲，已经80岁了。

在说到照护的话题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家里的情况。在护理一线冲锋陷阵的我，2014年夏天时53岁，未婚单身，在神奈川县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和母亲同住，同时打着纪实文学作家与科技新闻工作者的名号，靠采访和写作维持生计。我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小我两岁、从事IT基础架构建设、同为单身的弟弟，和一个小我一轮、已婚、有3个孩子的妹妹。弟弟现住东京，公事繁忙很难抽身；妹妹一家则侨居德国，在那边的企业里工作。换句话说，在照顾母亲这件事上，我并不能指望他们两个随叫随到。

从一生自由奔放，回到由他人照料

意识到母亲出了问题，我也只是想：她毕竟80岁了，可能终于开始显老了吧。母亲一直以来都活力四射、富有主见，又懂得享受生活。

我的外祖父是海軍军官，外祖母是地方名门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生下4个孩子，排行第二的是母亲。一如众多常年辗转各地的海軍家庭，母亲自幼巡回于舞鹤、佐世保和逗子等地，童年在军旅中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祖父母定居故乡，母亲从当地的高中毕业后，以昭和初期女子间罕有的情况，进入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大学时代的母亲热衷观剧。诸如，“三岛由纪夫的剧目上演时他本人一定会来”“年轻时的美轮明宏貌美倾城”，这些当年的见闻母亲时常挂在嘴边。

毕业后，母亲就职于本部坐落于东京丸之内的某大财阀下属企业。“Business Girl (BG)”这个说法不知大家是否有所耳闻，这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对出入办公场所的职业女性的称呼。20多岁时，母亲便是走在时代潮流最前端的BG。说句题外话，Business

Girl这一说法，随后被发现在源语言中有暗指娼妇之嫌，于是被替换成了日式英语词汇Office Lady (OL)。而先前发明了BG一词的，正是日后靠一本《诺查丹玛斯大预言》风靡一时、不知该说是对社会影响颇深还是余毒不浅的那位五岛勉。

过去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昭和三十年代前期财阀大企业中精英阶层的工作实态可谓妙趣横生，听后不禁让人感慨：“啊，原来如此，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就是这帮人的这种做派导致的恶果吧！”因为是题外话，在此就不赘述了（详见第22章），只举一例，“年轻女性在职场里被当成凑数的，想要工作没人给你，想看书又会有人骂你。既然如此，我想，把书换成了英语书，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后来，她在报社里从事记者工作的父亲相亲、结婚，并遵从当时的社会风俗辞去公司职务，成为专职主妇，先后生下我们兄妹三人，将我们一一抚养成人。和大多数已婚妇女一样，母亲也曾因婆媳关系不和，在不休的争执后令婚姻一度陷入危机，但还是挺过来了。再后来，她靠英语能力办起了面向初中生、只招收几个人的补习班。英语班带来的些许盈余，让母亲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可以尽情在国内外旅行。父亲去世时母亲70岁。在那之后，母亲致力于参加合唱团，学打太极拳，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汉语，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

因为母亲的身体一向很好，从未得过什么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母亲会慢慢变老，不需要周围的人照顾照样可以长命百岁，然后利利索索地寿终正寝。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事后回过头来再看，早在2013年夏天，事情就已经有了苗头。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但在当时她已经开始嫌打扫麻烦，懒得收拾了。与此同时，牙膏、番茄酱、美乃滋等消耗品开始接连出现没有用完又开新一瓶的情况。想必是在冰箱里找不到之前用过的，只好不断拆开新的。后来等得知生病后，我在收拾母亲的房间时，找到一本她平时用来记录日程安排的手册，里面的内容中断于2014年的2月，那时候她就已经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了。

不仅如此，一向都要三餐吃好的母亲，自2013年3月起突然嫌做饭麻烦，晚饭变成了只吃生鸡蛋拌饭。这种凑合的料理放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而且她吃饭时明显要邋遢许多，调味也变奇怪了，开始发生把食盐错当成砂糖的料理事故。到2014年6月，把锅或水壶遗忘在煤气灶上干烧的事故开始频发。为此我和她发过脾气，提醒过她很多次，“万一着火了怎么办”，但始终未果。跟她说不要再开灶台了，她就说：“我想喝茶，怎么能不烧水呢？”最后还是妹妹出的主意，出钱买了电水壶。“今后只用它烧水。”我和母亲说，并要求她严格执行。结果母亲仍然会使用煤气灶，我只好把水壶藏起来，这下母亲才不情不愿地改用电器了。

之后发生的，便是7月的“存折遗失”风波。8月初我好说歹说说服了母亲，把平常的活期存折交给我来管理。

我以为母亲只是“忘性大了”

尽管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前兆，而且按时间顺序去捋便会发现状况是越来越糟的，我却认为母亲只是“岁数大了，忘性大了”。

我甚至在考虑：哪怕就这样衰退下去，母亲能自己做的事，今后还是要尽量让她自己做。“妈，这个我来做吧，那个也我来做吧”，这种做法乍一看是在尽孝，其实是赶在母亲前面替她收拾“残局”，结果反而加快了母亲的衰老。所以，就算她抱怨“有点难”，趁她愿意自己做的时候，还是应该让她自己做。除非像存折这种交给母亲管理不保险的事，我才会把它揽下来。除此以外，我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把母亲的生活交给她自己管理。然而，这一切成立的前提，是她真的在随着年龄渐长而衰老。

实际上，是我不愿把这些亲眼所见当作事实去接受。

自找麻烦的事，任谁也是不情愿的。承认了眼前的真相，麻烦便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许，我就是像这样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吧。现在看来，这无比失策。

危机管理上经常会遇到的，也是最需要提防的状况，就这样被我眼睁睁地放跑了。

由此开始，是我“照护战败”的历程。

说“战败”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败下阵来只在一瞬之间，应该说“照护败退”。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阿尔茨海默症看护日记，一经上市感动了无数日本读者。作者是日本资深记者松浦晋也，书中他用记者和儿子这样的双重身份，真实地记录了照护母亲的1000个日日夜夜，包括母亲的病情恶化过程、自己在看护过程中的心境变化。每个人都或将遇到老后护理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老去的勇气。作者在书中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记录，回顾了自己与母亲的情感联系，进一步讨论了老后看护的问题，旨在带给同样面对看护问题的读者更多的鼓舞。

作者简介

松浦晋也

1962年出生在东京。现为日经BP新闻资深记者，早期更偏重宇宙开发领域的研究和采访，是宇宙作家俱乐部会员。同时还擅长在机械工程师、计算机、通信、交通论等多个领域进行采访和写作。

对“礼”的多重涵义进行详尽的诠释，其目的是要在广泛的意义上对“立于礼”者的君子进行论述。《礼记-仲尼燕居》明确指出：“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于礼矣。”认为君子凡做事没有一件是不合乎礼的。这就充分证明君子立于礼、行于礼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礼就是理。“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此之谓也。立于礼就是立于理，行于礼就是行于理，在礼就是在理。要之，君子做事“在礼”就是“在理”。

礼是讲求多种道理的，概括起来有：其一，礼是天经地义的道理。“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此之谓也；其二，礼是国家社会制度的道理。“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此之谓也；其三，礼是准则的道理。“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此之谓也；其四，礼是秩序的道理。“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此之谓也；其五，礼是分别、等差的道理。“礼者，别宜”，“礼者为异”（《乐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此之谓也；其六，礼是辞让、恭敬的道理。“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恭敬之心，礼也”（《告子上》），“有礼者敬人”（《离娄下》），“不敬则礼不行”（《左传-僖公十一年》），此之谓也；其七，礼是报答的道理。“报，谓礼也”（《礼记-表記》孔疏），此之谓也；其八，礼是用来满足人们欲望的道理。“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此之谓也；其九，礼是仁义等道德的“节文”“制中”的道理。“礼，节也”（《荀子-大略》），“子曰：‘礼乎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节者，仁之貌也”（《儒行》），“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此之谓也。

其二，制度、秩序、分别意义上的君子之礼。儒家谈国家制度的建立以及治理，总是喜欢与天地自然结合起来，这是儒家的思维方式。其目的是要将国家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礼义是治国的本源，而君子则是礼义的本源。也就是说，天地之于生命，礼义之于治国，君子之于礼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荀子对此有过精彩的阐述，他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母，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荀子对君子的职责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也可以看作是对君子的定义。也就是说，能够实行礼义，贯彻礼义，积累加强礼义，极其喜好礼义的人叫做君子。君子按礼义去治理天地，治理国家，治理人民。正因为如此，君子是天地的匹配，万物的总领，人民的父母。如果没有君子，天地就得不到治理，礼义就没有头绪，上没有君师，下没有父子，这就叫做大乱。天地秩序在于礼，政治秩序在于礼，伦理秩序在于礼。而“积重礼义”的君子正是维护这一秩序的杰出者。

荀子这里所说的“君子”既指最高的统治者，也泛指能够参与高层的治国理政者。但不管什么身份的“君子”，对“礼义”要“致好之”是其必要的素养。荀子之所以在制度秩序层面将“礼与义”联用，正是要突出礼义的“分”的功能。“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所以人们根据四时的顺序，管理万物，使天下都受益，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名分和道义。礼义之分的目的乃是在于一个字——“和”。换言之，秩序所要实现的是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故义以分，则和”（《荀子-王制》），此之谓也。

不能将儒家强调不同身份所谓的“有等”“有差”“轻重”一味看作是维护封建的专制和等级的思想观念，实际上儒家重点考虑的是“德必称位”（《富国》）。也就是说，道德一定与地位相称。君有仁才配为君，臣有德才配为臣，父有慈才配为父，子有孝才可配为子，朋友有信才配为朋友。“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此之谓也。君子那么尊敬秩序意义上的“礼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德”字。“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礼记-哀公问》），此之谓也。在儒家那里，“礼”总是与“德”相联而成为治理人民的有效方式。要之，君子所以重“礼义”正是在于礼义是道理，礼义是道德呢！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75)